

尸鬼蚊虫频断杭州之行 佛道术蛊合斗皇家法师

道陵尸经

终结版

daolingshijing

三天四夜◎著

尸毒侵体，恶鬼缠身
神秘高人频伸黑手，是为国还是为己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尸鬼蚊虫频新杭州之行 佛道术蛊合斗

道陵尸经

终结版



三天四夜◎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道陵尸经. 终结版 / 三天四夜著. --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1.10

ISBN 978-7-221-09750-7

I . ①道… II . ①三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7426 号

道陵尸经. 终结版

Daoling Shijing · Zhongjieban

作者 三天四夜

责任编辑 康征宇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52 千字 印张 15.5

ISBN 978-7-221-09750-7

定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南庄诡案 / 1

荷心蹙眉道：“瞧这咬痕，整齐清晰，断不会是野兽所留。”展开右手二指，从咬口插进，拔出来时，指上已是沾满鲜血，续着道，“这头猪畜的体内已无流血，血痂厚结，此正是受尸毒所致。曹捕头应当尽早将这些死畜焚烧干净，以免尸毒祸散。”

第二章 险峰古墓 / 18

荷心见机不好，后无躲避，右有铜兽，只得脚下向左一挪。龙鳞身在左侧，原无动向，突见荷心靠将过来，受惊之下，甩过尾巴，绕住荷心的腰肢，竟将其裹起提了起来。送到眼前，仍看着其手心。

第三章 邪杀因谜 / 33

茫茫宵晨，但见两顶穹青乌帐，檐垂四笼的八人大轿急急前行，一名罗衣女子提着一顶灯笼在轿前引路。荷心一怔，心下十分奇怪，这般夜晚，会是谁在焦急赶路，而且，看那抬轿的脚夫，竟都一身女子的打扮，世间以女子做苦脚，倒也稀奇得紧。

第四章 燹碛滩渡 / 44

走出房门，只发觉客店里嘈声杂杂，不知生了何事。正自疑惑，一名客店小伙计慌慌张张地跑来，迎身撞了她一下，险把她撞倒。小伙计脸色惨白，双目看着她，不言道歉，反结结巴巴地指道：“妖怪，妖怪，妖怪在——”话语未完，身子一挺，竟然已骇破胆死了。

第五章 符召魂起 / 59

荷心冲上去，此时素孀已然割下了赤云的一大块皮，她呆呆地瞧着手中那血淋淋的马皮，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。荷心掰下素孀手中紧握着的刀，丢弃在地上。

第六章 荒山女尸 / 70

荷心翻看了其中一具女尸的脖子、四肢，用手探了胸口，狐疑道：“脖子上无尸牙的噬迹，身上更不见伤痕，不会是僵尸犯下。奇怪了，她们的尸身既被人藏在此处，那必是活人所为，难道是有人在附近习练什么邪巫妖术？”目光落处，瞧见到女尸张大着的嘴巴，心中一动，伸指插了进去。

第七章 虚人航船 / 84

荷心跳望一眼，只见前面不远的江面下有一团黑乎乎的似礁石一样的东西，且江面上还飘荡着淡淡的黑雾，方在思考此究竟是什么妖魔鬼怪，突听得身边的沈珂雪惊声道：“我知道这船为何无风无舵还能自航了，原来是有人给我们下了圈套！”

第八章 邪童恶火 / 104

荷心等人冲将过去，见得甲板上躺着十数只小虫子，再一观船下，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孩尸及不计其数的小虫，众人一愕，便见得那孩尸往水下一沉，没下了水底。

第九章 观音普度 / 122

沈珂雪一直盯着王歧手中竹筒子散出来的白烟，这些烟雾好生奇怪，四下风轻，烟雾却飘散极速，直朝他们这边逼近。但见那些飞虫方一触及烟气，便似吃醉酒一般，在空中摇摇晃晃起来，没得几下，竞相扑落掉下地了。

第十章 百鬼千缠 / 138

但听见“嗤”的一声，“赤绿鬼”竟冲过朱慈烺与荷心的身子，往前冲去。荷心微一怔，暗呼一声：“不好。”回头一看，见“赤绿鬼”已扑进飘红的身子里。

第十一章 三阴祛毒 / 163

荷心也感胸内一空，手上的皮肤滋滋裂了开来。原来她的心被掏出之后，需得祛除身上衣物，佛祖舍利的至阳之气才可从毛孔渗入，暂护她不因无心而生的异状，一怔之下，转身道：“素孀妹妹，快放下舍利子，阳气受钳，便医不了你和张大哥了。”

第十二章 湖底黑蛟 /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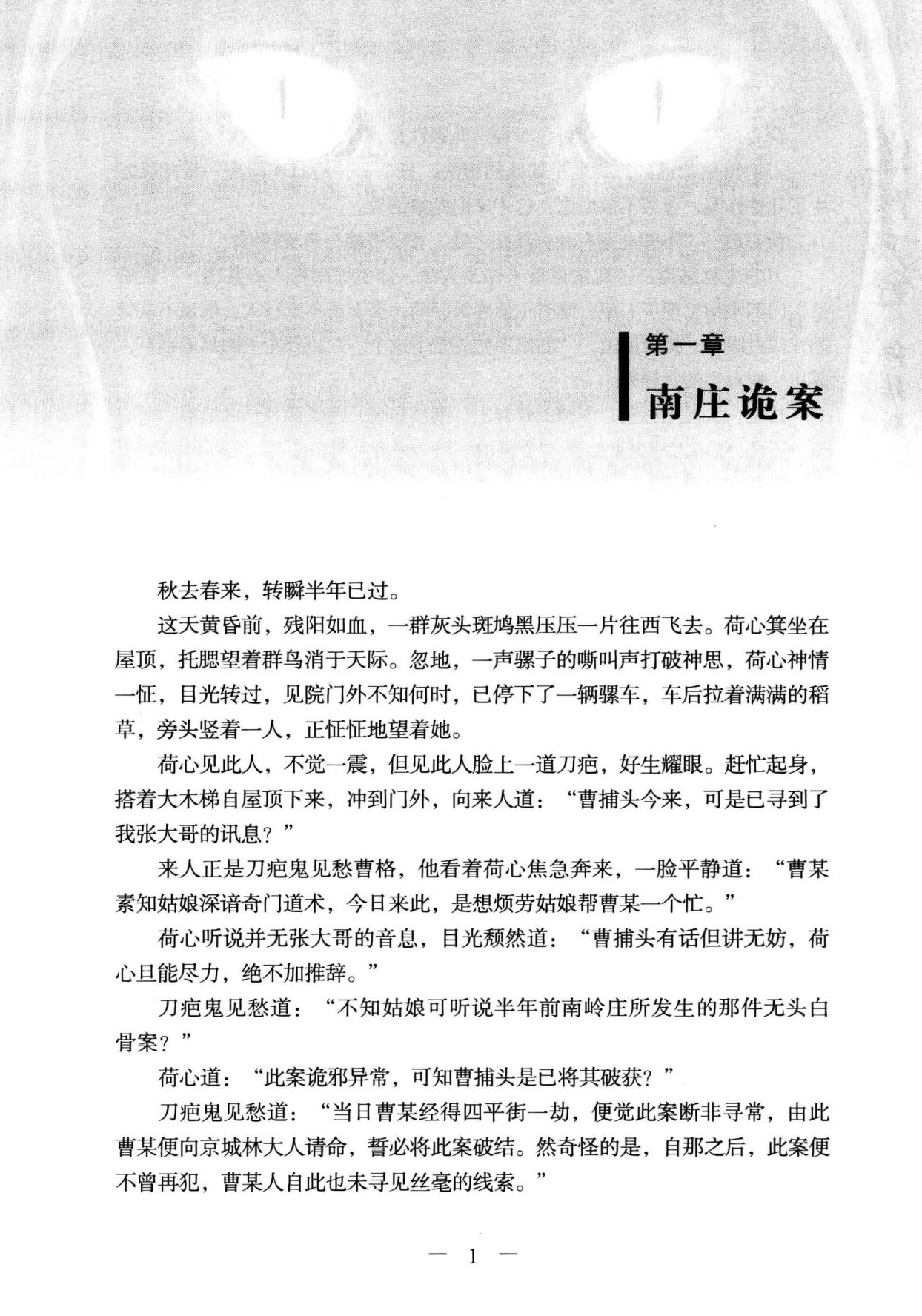
便听见“啊”的一声大叫，急转目光，见朱慈烨已给黑蛟缠住拖进了水底。忽觉得脚下一松，一棵黑藤从湖底的泥土中穿了上来，卷过她手上的心，快速地缩回。心中担忧朱慈烨，哪里还兼顾得了其他，立即蹚了过去。眼前水纹鳞动，朱慈烨便和紫泓一样，了无影踪了。

第十三章 水晶龙宫 / 200

“我身边的这只金龙是我为皇上精心修炼出来的，你惊吓了它，便就是对当今圣上的不敬，我身为臣子，自不会让你死得好受。”话之方落，“鬼影黑藤”顿愈箍愈紧起来。阴尸额上青筋直冒，原本惨白的脸更是变得毫无血色。

第十四章 随我修行 / 218

朱慈烨收起锦绢，心想荷心妹子把这些重要的东西交予他保存，不知是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心中忧处，不觉想起自己现在不但没了一个朋友，便连个去处也没有了。目光抬起，看见凛威非凡的张天师，不禁起念道：“我一路奔波到此，又无意间知道了你门中的秘密，莫不是你见我无路可走，要我归入你门下？”



第一章

南庄诡案

秋去春来，转瞬半年已过。

这天黄昏前，残阳如血，一群灰头斑鸠黑压压一片往西飞去。荷心箕坐在屋顶，托腮望着群鸟消于天际。忽地，一声骡子的嘶叫声打破神思，荷心神情一怔，目光转过，见院门外不知何时，已停下了一辆骡车，车后拉着满满的稻草，旁头竖着一人，正怔怔地望着她。

荷心见此人，不觉一震，但见此人脸上一道刀疤，好生耀眼。赶忙起身，搭着大木梯自屋顶下来，冲到门外，向来人道：“曹捕头今来，可是已寻到了我张大哥的讯息？”

来人正是刀疤鬼见愁曹格，他看着荷心焦急奔来，一脸平静道：“曹某素知姑娘深谙奇门道术，今日来此，是想烦劳姑娘帮曹某一个忙。”

荷心听说并无张大哥的音息，目光颓然道：“曹捕头有话但讲无妨，荷心旦能尽力，绝不加推辞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不知姑娘可听说半年前南岭庄所发生的那件无头白骨案？”

荷心道：“此案诡邪异常，可知曹捕头是已将其破获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当日曹某经得四平街一劫，便觉此案断非寻常，由此曹某便向京城林大人请命，誓必将此案破结。然奇怪的是，自那之后，此案便不曾再犯，曹某人自此也未寻见丝毫的线索。”

荷心道：“如此不是更好，少枉送几条性命，曹捕头应当欣慰才是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我也是如此的想法，只是——近日南岭庄一带却又发生了几件怪案，曹某不敢懈怠，这才来向姑娘请教。”

荷心道：“不知此案有什么蹊跷之处，竟要曹捕头亲来问询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此案虽暂未伤及人命，却也惊闹得人心甚慌。”说着话，向四平街上望了一望，此时正值晚饭时间，街上虽不乏行人，倒也不甚繁闹，回过眼来，接着说道，“姑娘不妨先看下这个。”扒开车上的那堆稻草，露出一块畜生的背脊来。

这是一头黑毛死猪，浑圆的背脊上，赫然显现几道既深且长的抓痕，荷心微一正色，听得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受损的乡民均说此乃野兽所为，曹某不敢断测，不知姑娘有何看法？”

荷心道：“瞧这伤痕，确有野兽袭杀的可能。曹捕头，可否让荷心看一下畜生的咽喉？”

刀疤鬼见愁归拢起稻草，行至骡股之后，伸手一推。荷心上前，扳过猪脖子看了一眼，脸上微微变色道：“僵尸。”

刀疤鬼见愁一怔道：“此真是僵尸所为？”

荷心蹙眉道：“瞧这咬痕，整齐清晰，断不会是野兽所留。”展开右手二指，从咬口插进，拔出来时，指上已是沾满鲜血，续着道，“这头猪畜的体内已无流血，血痴厚结，此正是受尸毒所致。曹捕头应当尽早将这些死畜焚烧干净，以免尸毒祸散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曹某这便回去着手办理。不知姑娘可有时间，愿随曹某一同前往降走僵尸？”

荷心道：“降妖灭尸本就是荷心的本分，曹捕头暂且一等，荷心回屋拿了东西便来。”随即转身飞奔进去，转瞬手上已提了一个小布囊出来，囊袋右下侧绣有一朵清凌凌的出水小荷，陡添了几分可爱。她来到车前，道：“曹捕头，我们走。”

刀疤鬼见愁望一眼敞开的院门，道：“姑娘此去恐非一两日时间，门户当应上锁才好。”

荷心道：“屋中简朴，断难招得老鼠光顾，况且荷心此去，若张大哥不巧回来，岂非弄得他连自家院门都不好进去？”

刀疤鬼见愁喟叹一声，道：“那我们这便走吧！”

二人坐上骡车，刀疤鬼见愁抓起车上一杆竹条，照骡子屁股狠狠抽了一下。骡子嘶叫一声，撒开四蹄，往前走去。

骡车出了四平街口，沿着官道改向西南而行，直驶南岭庄。

一路急奔，晚霞渐隐，落暮的轻风稍显发凉，当得明月上头，车子忽地在一处山脚停了下来。荷心跳下车，道：“这里便是南岭庄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此地是南岭庄西郊，所发生的怪案便都聚在这一带。前方路窄，车子进不去，只能屈就姑娘下车随我走到前面村子里了。”

荷心望一眼眼前的大山，淡月之下，山影犹是一尊威严的夜魔大神，矗立勇武。荷心问道：“此山叫什么山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当地的百姓都叫它子峰山。”

“子峰山？”荷心喃喃一句。

刀疤鬼见愁打理好骡车，向荷心道：“姑娘，我们走吧！”

荷心道：“嗯。”答罢便随曹格走去。

小道陡峭，然二人却也行得不甚艰难，过不多时，只见前方有数滴星光忽隐忽现，刀疤鬼见愁边走边道：“前方就是子峰村，姑娘……当心！”

荷心一怔，不知生了何事，但觉曹格反掌猛推了自己一把，跟着便听“刷”一声刀锋出鞘的声音，只听刀疤鬼见愁曹格喝道：“是谁胆敢设计害曹某？”

话音方落，陡听见“轰”的一声巨响。刀疤鬼见愁疾地刀尖往地面一挑，身形跃起，向后连翻两个跟斗，落在荷心左侧，怒道：“谁这般大胆，还不速给我滚出来！”

但听见小道两翼的田地间传出一阵悉悉窣窣的声动，见得有十几人纷纷钻了出来，这些人手中均持拿着扁担锄刀，上前看了曹格与荷心几眼，脸上颇有慌色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你们这些人这是要做什么？我乃朝廷官差，你等是想造反不成？”

那些人面面相觑，瞧着极似当地的村民，待过半晌，人中走出一个邃目长脸，约摸六十上下的老人，此人上来了看看曹格，忽然“扑通”一声，双膝跪倒在地，连磕两个响头。

此人的举动，倒叫曹格、荷心二人大为惊诧，曹格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那人未答，忽听见一阵咣当乒乓咚锵之响，另外十几个村民亦跟随邃目老人，竞相弃了手中家伙，都跪了下来。

刀疤鬼见愁曹格道：“马村长，曹某是否有哪里得罪了各位，竟叫众位如此相待？”

那邃目老人马村长道：“大人劳心劳力，没有得罪过我们，反是小人们无意间冒犯了大人，这些事情，全是小人的主意，还请大人放过别人，小人甘愿受大人责罚。”

刀疤鬼见愁见并无大事，还刀入鞘道：“有什么事，你等先起来再说。”

马村长道：“小人不敢，大人若不答应小人，那小人们便都跪着不起来了。”

刀疤鬼见愁目色一正，道：“何事一定要如此，倘你等不想起来，那就随便好了。”转目看了眼荷心，“我们走。”

马村长瞧了瞧荷心，神色慌乱道：“曹大人，这真的不关其他人的事，都是小人的错，大人要罚就罚小人一个好了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要我不要责罪他人，那我问你，你所指的究竟是何事？你……”忽然话声一断，诧问道，“我不是已传下话去，没我的命令，落夜谁也不得擅离屋门一步么？你等是如何出来的，难道他们没有阻劝你们？”

村民们听刀疤鬼见愁曹格如此问起，均都死气沉沉地压着脖子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。马村长声音微颤道：“大人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小人说了你可不要生怒，你的那些手下都已经被我们灌醉了，这时可能都还在睡觉呢。小人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却听“刷”的一声，刀疤鬼见愁道：“你等果真是造反！”

马村长连忙磕头道：“大人息怒大人息怒，小人们并无意冒犯，只是连日来村子里的家畜都遭野兽厮杀，大伙的心情无时不在惊慌，而大人却只限小人们待在屋中，却不组人除却山害，这叫小人们好生不解。所以小人便趁今日大人出门之时，买酒灌醉了大人的一干手下，全村人出来挖了十数个陷阱，专捕那只害人不浅的畜生，哪知道大人……”抬眼看了看曹格，下面的话挤不出口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阻碍官差办公，你等可知这是什么罪责？”

马村长吓得一哆嗦，道：“小人知道，只请大人不要迁怒于别人，只管责罚小人一个便是。”

荷心瞧这马村长实不是个恶人，有心帮劝，便道：“曹捕头……”

刚出话语，便见刀疤鬼见愁抬手作势勿言，看着马村长道：“你等先起来，

此事我暂且记下，倘你等以后安分守己，或许我可网开一面，不予追究。”

马村长连磕了两个响头，赶紧起身向众人道：“大家都起来吧！大人已经不怪我们了。以后我们都听大人的，安心待在家中，只等大人将那该死的畜生擒杀了为止。”

众人早已跪得不胜难受，哪里还有迟疑，稀里哗啦一下都站了起来，有几人还偷偷地捏了几下脚脖子。

如此众人在刀疤鬼见愁曹格的令下，回填了路中的陷阱，其余的便等明日天亮了再作计较，尔后众人才往村中行进。

子峰村人稀屋少，全村上下亦不过三十余户，村子因村口外的子峰山得名。马村长领着众人来到村中的老庙堂，叫人先跑去醒了曹格一干手下的酒气，方才向刀疤鬼见愁曹格道：“大人和这位姑娘想必还没有吃过晚饭，我这就叫人下去准备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我暂不想吃，不过这位姑娘是我从四平街请来的捉拿野兽的高手，你们可要好生招待，千万不可亏待了人家。”

马村长道：“请大人放心，小人一定好生招待这位姑娘。”

荷心打开随身的囊袋，道：“荷心自带有荞麦干饼，不必麻烦你们了。”说着取出一只，随口咬吃。

马村长怔了一怔，竟一时不知所措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荷心姑娘既自有吃的，那你们就先都回家吧！记得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可再擅自出门，听清楚了么？”

马村长连连点头称是，招呼一声众村民，方得出门，撞巧看见曹格手下一千差丁醒了酒过来。众差丁见到马村长，脸上均现盛怒之色。马村长心存有愧，连忙向众差丁点头言歉道：“众位差人，小人得罪了，众位差人，小人得罪了……”然后半耷着个脑袋，赶快脚底抹油，匆匆离开。

众差丁见刀疤鬼见愁身在庙堂，毋敢耽搁，怒目相向，快步赶了进去。

刀疤鬼见愁瞧了瞧众手下，向荷心道：“先前姑娘说此案是那僵尸所为，且不知姑娘当下可有对付之策？”

荷心道：“办法我早已想出，但曹捕头还需将事情起因过程与我阐释一遭，我方对症下药擒拿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大约一个月前，子峰村的马村长带着两个村民来四平府报案，说他们那边出了一只大畜，一连七天咬死了全村二十

多头家畜。府衙听告后，即派人去请了两名很有经验的猎人相助破案。然一千人在此守候了三天，均无丝毫发现，众人以为，此只大畜定是已进到深山，不会再出来了。可就在众人离去的当天夜里，村中又有数头家畜接连被咬死，待得众人赶来，却仍是一点踪迹都不可寻。曹某为查无头白骨案留此已是半年有余，见此案后继未再发生，便正要向四平府的王大人辞行，正巧听说了此事，心觉当中极有蹊跷，这才带了一千手下留在了这里。”

荷心道：“曹捕头为什么一听说此事，便觉当中有蹊跷之处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姑娘或许不知，去年的那几起无头白骨案，所发之地也是在子峰村，所以曹某这才生有警觉。”

荷心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但不知曹捕头来此后，可还有死畜案件发生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有，初八的晚上，村东头的陈家有几只羊给咬死了，至此我们便加密了巡逻，然那只怪物似有警知一般，就在我等方一松懈，也就是三天前，北村头的严家一窝黑猪亦给咬得一只不剩。曹某一时也是无计可施，这便就想到了姑娘。”

荷心听他讲罢，忽然问道：“今天是阴历几日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十七。”

“十七。”荷心喃喃道，“三天前，也就是十四。初八、十四、十七，十七、初八……”反复念着这几个日子，似在推算着什么。

刀疤鬼见愁等一千手下静默等着，忽地，只见荷心脸现一丝微笑道：“看来今晚它一定会出现。”

众人一诧，不晓得她是怎样知道的。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姑娘肯定？”

荷心道：“倘若我推测不错，这三天都犯火，五行当中，火乃阳，犯火便就是太阴，尸人于阴天最为精旺。曹捕头，今晚就瞧荷心的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姑娘要怎样对付它？需要曹某做些什么？”

荷心道：“曹捕头可先叫人去把外面的那头骡子牵到村前，然后我们就等。”

“等？”刀疤鬼见愁道，“姑娘的意思，是想引它上钩，自投罗网？”

荷心一笑未答，忽道：“噢，曹捕头最好叫人扎一套草衣、草帽过来，待会儿荷心有用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这些好办，姑娘还有何吩咐？”

荷心走到庙堂门口，抬头望了一望天色，道：“此些已足够。天时将到，曹捕头可留些人在村中，通知各户村民无故最好不要出来，我们就到村前去等。”

依荷心的吩咐，刀疤鬼见愁曹格吩咐其众手下分头行事，最后余下三四人，与荷心一道向村外行去。方到外面，就见一名脚快的差丁已赶了骡子回来。荷心四下巡看一番，见得偏西北的方向好似有一片小树林，当下便与曹格道：“曹捕头，为免惊扰无辜，咱们就到那片林子里去等怎样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这般甚好。”正说着，村子里一名差丁已将粗略扎就的草衣草帽送了过来。当下众人便向不远的小树林行去。

这片小树林一径的榆树粗木，荷心在林间挑了株枝干茂盛的，将骡子拴起，然后向曹格道：“不知道此时曹捕头手下可有身手矫灵，胆子大些的差爷？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有。我手下有个叫应三的，此人跟随我多年，姑娘有什么吩咐，只管讲来就是。”

荷心瞧了一瞧那几名差丁，问道：“不知哪位是应三差爷？”

话音方落，便见一人单独走了过来，此人浓眉宽面，身形有力，到了面前，向荷心恭恭敬敬道：“不知姑娘有什么吩咐？”

荷心道：“尸人善警生气，等下就由应差爷独自一人牵着这头骡子在这林中转，便于引得它过来。不过应差爷不必害怕，我们就在林外候着，到时应差爷就身穿草衣草帽，倘若见到了尸人，就趁机将牵骡子的绳索绑在大树上，稍后我会在你身上施些法术，要尸人以为你只是一个草人，便不会加害你了，尔后你就站着别动，我们一旦听见骡子叫唤，便会马上过来。”

应三看了看曹格，道：“姑娘，你真确定这是一具僵尸？”

荷心道：“是不是僵尸，应差爷等下就可知道了。”

应三道：“可是姑娘又怎敢断定那僵尸一定会被我们给招来？”

荷心道：“这个应差爷无需担心，荷心既用此法，必有其招。”伸手解开随身带的囊袋，从中抓出一把米来。

这些米墨泽发亮，应三道：“这些可是少见的黑米？”

荷心道：“大伙都知道糯米有清尸毒之效，却不知用人血泡制成的黑米，乃是引诱尸人最好的方法。”她看了眼众人又道，“荷心所用之血均是他人自愿赠予，曹捕头和众位如有不信，待完了这事，荷心自会带领众位去寻赠血之人求证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姑娘的人品，我等岂有不信的道理。但不知姑娘这个方法，可有几成把握？”

荷心道：“待会儿应差爷可一边牵骡，一边往地面撒下这些黑米，只要

此地果有尸人，它一来便定会朝这边过来，曹捕头自管耐心等待便是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有姑娘这句话，曹某便可放心多了。”当下一众差丁忙帮应三披上草衣，戴稳草帽。

应三瞧众人已要离去，有些胆颤，问荷心道：“姑娘是说，待会儿只要我立着不动，那僵尸真就看不到我了？”

荷心自身上拿出一角黄色的笺包，交到应三手上道：“应差爷若看见尸人到来，便将这角黄色的笺包含在嘴里，待到我们过来，便没事了。”

应三捏着黄笺包，瞧了一瞧，似有不信道：“这东西真有这般神奇？”

荷心道：“应差爷可勿小瞧了这区区一角笺包，里头的东西可极不寻常。”

应三又瞧上一瞧，不知里头究竟藏有何物。

荷心道：“应差爷只管听荷心的，切勿将这纸包打开，否则被尸人加害，我等怕来不及救你。”

应三恭声道：“我一定谨遵姑娘的话，姑娘说怎么做，应三便怎么做，决不敢有私加行举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如此便好，我等一旦听到声响，便立刻冲将进来，届时荷心姑娘在此，谅那尸人亦无逃生之机。”

众差丁替应三整理完当，便与荷心等一起出了小树林，众人在林外寻得一洼谷地，隐藏在其中。荷心褪下腕间的一串链铃，将其挂在一树梢上，轻风吹过，链铃发出滴铃铃的声音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姑娘这是做什么？”

荷心道：“我等这边人多气盛，荷心恐那尸人疑心不敢近来，便用链铃的声音扰其五觉，希冀如此能将其激怒，招引它过来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原是如此。”话声落下，四地沉寂。

荷心扒开谷禾，向林子处望了望，月光银柔，远处一片清静。忽然，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嚎声自远处乘风划来，众人听着无不一震，当即便有人惊呼：“僵尸来了，这声音是不是应兄弟的？”

正得此时，又有几声惨叫接踵而起。荷心道：“这声音不是从林子里传出来的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像是自大路口而来。”

荷心道：“我们快去，那里可能有人遭了袭击。”话声落，人已如鹞兔般蹿了出去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我们快跟上。”抢先跑出。

众人不敢怠慢，人影一条条飞出谷地，一口气跑到了大路口。银月之下，但见道路中正东斜躺着三具尸首，三尸官衣着装，头颅已不知去向，断颈下仍是汨汨血涌，显是刚死不久。

荷心瞧着地面上的血迹，忽地发现道旁的草丛中有数枚血痕脚印，她赶忙招呼曹格，众人沿着脚印一路搜索，在一条溪水小流前，脚印顿然失去了踪迹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看来凶手已然蹚水过去。”

荷心抬了抬头，见流水那边赫然矗着一座山峰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难道是上了子峰山？”

荷心道：“我们先回去，我得仔细看看那几具死尸。”

众人重回到大路上，荷心检看了几具尸首道：“他们脖子上的皮肉拧错交叉，想必脑袋是给硬生生扯了下来，还有他们身上别无伤痕，显然这并非是尸人所为。”

刀疤鬼见愁盯着其中一具死尸手中已出鞘在手的钢刀，眉头一蹙道：“这人的刀我认识，乃是我朋友，四平府的薛捕头。”

荷心看着那柄明晃晃的钢刀，突地眼睛一亮道：“等等。”说完就抬起刀来，见锋口上沾着些黏黄色的稠状物体，面色微变道，“南苗血骷髅。”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那是何物？”

荷心道：“它是苗疆的一种蛊虫，极不易应付，难道这附近有苗人的蛊师？”忽然间想起阴阳双尸来，阳尸已死，阴尸跟随阳尸多年，不定也学会了蛊养血骷髅的秘术，难不成阴尸尚在人世？想到这，心中不禁一颤。

当这时，远处的榆木小树林传出了骡子的嘶叫声，音悲凄惨，听来便极不寻常。荷心脱口道：“不好。”

刀疤鬼见愁面色即地一变，道：“大家快去小树林。”

真乃一惊未歇，一惊又起，众人神色慌惧，蜂拥奔去。

凄惨的声音未曾间停，一声高过一声，荷心眉间蹙紧，一头扎进不甚茂密的林中。娇羞的月光纷洒下来，突地淹没了所有的声音，荷心一怔，飞身向左奔去。

荷心从小在山中长大，林间奔跑，有如行于常路，不一会儿，便看见林隙间有一人。荷心上前去，见是应三，他整个人躬在地上，犹似在微微地发着抖。

应三见荷心到来，取出嘴中之物，喉间微颤道：“你……你们总算是来了。”

荷心见周围只有他一人，急忙问道：“骡子在哪儿？”

应三手一指道：“往那边跑了。”

荷心疾身追去，行不多步，听见身后有人跟上来，回头一看，见是刀疤鬼见愁和一群差丁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可有找到那尸？”

荷心道：“应当就在前面，我们小心上去，先勿惊扰了它。”

众人赶紧放轻脚步，走了百步有余，忽见得前面有株树根下跪着一人，那头骡子在他身下，已然死去。

荷心道：“你们就在这里，我一人上去。”说完伸手入怀，不多时掏出一件物事。

刀疤鬼见愁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荷心道：“伏尸网。”旋即悄悄靠近那具尸人。

正当这时，那尸突地一顿，仰头转了过来。一缕月光正好照向它的脸，荷心见之一愕，不禁失声道：“张大哥！”其实现今张大胆实已不叫张大胆，荷心虽早有听说，但一直张大哥叫惯了，出口便是往日的叫法。不过碍于朱慈烨的身份，此时情景，反倒称张大哥还更好些。

那尸一脸污秽，然容貌仍能辨别，那不是朱慈烨又是谁？朱慈烨见有人上来，突地爬起，向一头狂奔逃跑。

荷心急道：“张大哥勿走。”她赶忙追赶上去，手间一抖，一张伏尸大网张开，降将过去。

朱慈烨一味前奔，不知左挪右闪，眼见大网已要将其擒获。忽然黑暗之下，一道白色身影从中扑出，冲向大网，生生将网阻隔了下来。

荷心一诧，惊道：“白猫！”

朱慈烨经此一耽搁，瞬间隐没进深深的丛林中。

荷心拔足欲追，却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先由他去吧！不要去追了。”

众人向来音方向看去，见得林下急忙赶来一名冷俏的女子。荷心一见她道：“沈大夫人。”

来人正是沈家的大夫人沈珂雪，她赶到荷心面前道：“你便是现在把他擒住了，恐怕也解不了他体内的尸毒，倒不如先由着他，对他或许还更好一些。”

这半年多来，荷心日思夜盼，无时不在想着能再见到朱慈烨，如今人已见到，却发现他已成了这般模样，心中不免一酸，问道：“张大哥到底发生了什